

書評： 何光國著《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盧 荷 生



書 名：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著 者：何光國著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者：三民書局

出版年：民國90年1月(2001.1)

頁 數：445 面

高 廣：21 公分

價 格：基價捌元

I S B N：957-14-3279-2 (平裝)

叢書名：圖書資訊學叢書：第12冊

語 文：中文

多年以來，臺灣的圖書館學界一直就希望能為圖書館學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認為只有這樣，圖書館學才有學科的「尊嚴」，因為經常有人質疑圖書館學是不是一門學術？現在，旅美圖書館學專家何光國先生的《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出版了，大家一定很高興，多年來殷切的期盼，終於有結果了。

關鍵詞 (Keywords)：書評；何光國；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Book Review；James K.K. Ho；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盧荷生：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教授(退休)

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視，實在是由於既是基礎，又是理論。因為是基礎，所以是圖書館學的一切之所由生，根源所在，影響自然很大。加上這個基礎又是理論，一定是十分精微細緻，不是一般的觀念與技術所可相提並論的，這就更說明了理論基礎的可貴。但是建立理論基礎，實在要極為小心，千萬必須謹守所謂「基礎」的範圍，不可以稍有逾越，也不宜有所縮減。因為逾越了，重心失衡，就不切實際，將誤導日後發展的方向，圖書館學研究會演變成做虛功。縮減了，是自我壓縮發展的空間，圖書館的功能，就難以充份發揮，影響當然更加可怕。所以，當我們為圖書館學建立理論基礎之時，如何才能拿捏得恰到好處，恐怕真的就要靠我們的智慧了。

何著《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七篇的目次介紹如下：

- 第一篇 概論
- 第二篇 圖書館學哲學基礎
- 第三篇 圖書館發展的歷史性
- 第四篇 圖書館學知識論
- 第五篇 圖書館學資訊基礎
- 第六篇 圖書館學通訊基礎
- 第七篇 「新經濟」與未來圖書館發展

正文前有一篇自序，著者認為「也許在圖書館學所牽連到的理論範圍太廣，寬廣得劃不清界線；太遼闊，遼闊得使人視線模糊。若非有心人細心地探索挖掘，即使近在眼前，也會覺察不出來的。」（見該書自序頁2）這一敘述也許正顯示了著者對圖書館學理論的基本認知，也代表著者知道圖書館學理論的範圍還真難以捉摸。其實，圖書館學理論是不是真的那麼寬廣與遼闊，而且還那麼難以掌握，我們應該還有討論的空間。也許一直被認為是非常寬廣與遼闊，正是無法建立共識的原因呢！

第一篇概論中，共分四部份：一、理論，二、圖書館學的理论，三、圖書館學是不是一門科學？四、本書結構。這一篇應該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觀念，以方便後文進行討論。「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有關圖書館一切事務的專門學科。圖書館學的理论也就是那些圍繞著圖書館事務的一切有關說理。」（頁10）這一段敘述說得真的很好，是圖書館學理论所由起的根源，是我們研究圖書館學理论思維

命脈，是討論圖書館學理論的真正基礎。

其中最不可以忽略的是「事務」這兩個字。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工作場所，圖書館從開始以來所從事的就是一些服務的工作。後來我們發展出來圖書館學，惟一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藉著圖書館學的研究，促使圖書館的事務能做得更好，使圖書館的存在更有價值。圖書館的「事務」，自然是圖書館學研究的中心，更是圖書館學理論的特質。我們如果能緊緊抓住這一中心，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的研究，就怎麼也不會偏離重點了。

在隨後一段文字中，著者從認為圖書館是社會文化演進中的產物，說到根據社會經濟體制，我們可以大略地將圖書館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五個不同的階段。(頁 10) 這一點似乎值得再思考一下。誠然，圖書館是一種社會服務機構，它必須隨著社會大眾的需求，修訂服務的方向與內容。不同時代的服務對象，他們的知識與資訊的需求重點自然有異，圖書館必須要隨著調整，也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但是，圖書館在一個社會裡，所從事的工作，是知識與資訊的傳播，雖然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裡，所傳播的知識與資訊的內容，容有一些差異，但其工作的本質，傳播知識與資訊，是無絲毫改變的。因為圖書館的發展，隨著經濟社會的改變所作的調整，是工作的內容與工作的方式，絕不是工作的本質。所以按著社會經濟體制來作為發展的分期依據，也許是受經濟掛帥的思潮影響太多了一點，或有未盡合適之處。再說經濟影響社會發展雖然是很大，但人類對知識與資訊的需求，也絕非僅限於經濟方面，而圖書館所提供的知識與資訊，更必須是全面的。至於今天所謂「電子圖書館」、「虛擬圖書館」、「數位化服務」的「無紙圖書館」，只是知識與資訊紀錄、保存與傳播的方式和所使用的載體、工具、設備，和從前的有了不同而已，圖書館服務社會大眾，傳播知識與資訊的工作任務，也根本沒有絲毫一點點差異。著者也說「圖書館為一緊隨著資訊紀錄形式蛻變的一個成長有機體。」(頁 15) 其實資訊紀錄形式的蛻變這樣的「成長」，實在只是在工作方式上必須作出的調整與適應而已。

第二篇圖書館學哲學基礎，共分四章：圖書館的源起、圖書館的生存邏輯、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結論。在第一章的前面有一段文字，應該是著者對這一篇的基本看法。「圖書館的生存條件是『人』和『資訊紀錄』，生存的邏輯為『資訊紀錄』的處理，而生存的目的則是『資訊紀錄』的被『人』利用和推廣。」

(頁 21-22) 這一篇的後幾章的討論裡，都是以這幾句話為中心。著者在第一章裡面，引用了相當豐富的資料，主要在說明：人類為改善生活環境，不斷地思想，藉著載體形成紀錄，而促成圖書館的出現。著者隨後陳述的「圖書館的生存邏輯」是：紀錄的產生，使圖書館「生」；紀錄的需要組織及整理，使圖書館「存」；紀錄有機性成長累積，使圖書館「活」；紀錄的消失，使圖書館「亡」。(頁 34) 接著著者分析了甚麼是「紀錄」？「資訊紀錄」的意義，這中間引述了相當份量的資料，在說明「訊息」、「表達媒體」、「資訊載體」，全文達 57 面之多，超過全書正文的七分之一。

不過這些似乎跟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遠了一點點。因為人類生存奮鬥的過程中，利用經驗實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只可惜的是在文字發明以前，僅能口耳傳承經驗，無法紀錄下來傳遞給後代。這也正是那一時期人類社會發展得很慢的原因。文字發明以後，人類經驗、知識、資訊的紀錄開始可以累積，一代代傳遞下去，進展的步伐就加快了。大家於是又體認到這些紀錄的珍貴，保存的作為自然而然地隨之而來，圖書館的出現，實在也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真的沒有必要把歷史上一些極為單純的發展過程，用幾千年以後的一些哲理來解釋，當然這些理論是有其意義的。在討論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的第三章裡，認為圖書館應具備有七個元素：空間、館舍、館員、組織、館藏、讀者和服務。四種特質：需有特性、需有生機、要有活力和要有慾望。至於「圖書館的基本功能便是提供並協助讀者所需的『資訊紀錄』」。(頁 100)

是的，圖書館從一開始，就是以保存人類知識的紀錄為任務。早期記錄知識所利用的載體，曾使用過不同的載體，後來以圖書為主，所以也因此把從事這項任務的工作場所稱為圖書館。後來卻因此發生一個錯覺，以為圖書館在管理圖書，蒐集一些圖書，整理好，提供給有需要的人閱讀，便是圖書館的任務完成。其實，這是圖書館可見的、外在的工作過程，我們真正的工作內涵，卻是另外一面。我們在人類社會裡，真正的任務是在保存和傳遞知識與資訊，希望藉著傳播知識與資訊改善大家的生活。但是因為知識與資訊無影無形，如何傳播，所以只好利用記錄知識與資訊的載體來作媒介。如果把「資訊紀錄」看成主體，賓主之間，恐怕有點誤會了。

同時，人類需要利用「資訊紀錄」尋求自己所需要的資訊，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這些資訊紀錄的內容，而且只有那些對他們有用的內容。因此，人類無論古

今中外，都有一個共同的需求，那就是能改善自己生活環境的知識與資訊，當然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人們所需要的知識與資訊，自會有所差異。圖書館之所以能存在那麼久，而且我們相信會永遠存在，就是因為人類永遠都會有知識與資訊的需求，越是進步的社會，人們知識與資訊的需求還會越多、越複雜、越多元，而圖書館正好能肩負這一任務。今天大家喜歡稱之為資訊社會，實在是由於現在的人對於資訊的需求，超過了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有關用來記錄知識與資訊的載體，無論是何種類型，都只是一個媒介，而不是圖書館工作的主體。人類所在意的，是在那些載體的紀錄裡有沒有他們所需要的知識與資訊，至於記錄知識與資訊的載體，古今以來雖屢有改變，對需求者來說，並無多少意義。倒是圖書館每當記錄知識與資訊的載體型態改變之時，工作的方式，使用的工具，都必須隨著調整。可是，圖書館工作的本質，傳播知識與資訊的任務，是始終如一的。

第三篇圖書館發展的歷史性，共有五章：圖書館發展與一國政治體制、圖書館發展與社會結構、圖書館發展與文化背景、圖書館發展與物質環境和結論。著者認為：圖書館的發展，與所在地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文化背景和物質環境密切有關，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今天不同地區，圖書館的發展差異很大，都極為明顯地和上面所提的這幾個因素息息相關。由於中西雙方一開始發展，政治就走上不同的方向，日後也都是各自循著自己的方向在向前邁進。越向前走，大家的差異也就越大。再由於政治的發展，影響到社會結構的型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因此身處於不同的物質環境。圖書館事業在這樣諸多不同狀況的環境中發展，很自然地會出現今天這樣天壤般的差異。但是，也正如著者所言：「歷史的有趣，並不在它的平鋪直述，而在它那種多維性的盤根錯節，往往不易讓人看得清楚、想得明白。」（頁 115）著者在圖書館的歷史性的敘述中，分從政治、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幾個角度說明，不同地區的圖書館發展成今天這樣不同狀況的原因。這正是圖書館的歷史性。可惜卻沒有點出來，不同的地區，為甚麼會出現政治、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的如此差異，也許這正是歷史的「盤根錯節，往往不易讓人看得清楚、想得明白。」

其實，歷史真正有趣的，應該就在這裡。因為從盤根錯節裡能找出源頭來，就很容易地將一切的來龍去脈，解說得井然有序，一目瞭然了。尤其是一些歷史上的事實，大家所容易見到的現象，都可以解釋了。不僅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

以然。我們相信絕非是中國人自始就不如西方人崇尚自由，愛好民主，改朝換代那麼多次，還都安心於接受君主統治。也不是中國人自始就那麼不熱心求知識，一直甘心願意受治於人。實在都是因為中國中原地區，是一片大平原，非常適宜於農業的發展，只要風調雨順，就能安定地度過農業社會生活，所孕育出來的思想觀念，慢慢演繹成為支配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與西方迥異的社會結構、文化背景和物質環境，就是這樣形成的。西方早期的發展環境，正好和這裡相反，地處大陸邊緣的半島之上，山地多，平原少，自然地就促成他們要向外發展，商業重於農業，造成人們求生的理念與方式與中國完全不同。

重視個人的發展，也要維持團體的和諧。這些不但影響了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更重要的，對圖書館的發展關係最大的，是人們對求知的態度有了不同。著者一再地在書中提到，西方圖書館的發展一直都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心，發展得充滿生氣；而中國的圖書館卻到今天為止，仍然沒有脫離這個困境，那就是社會之中，真正覺得需要圖書館的人，實在少之又少。那就是為甚麼中國的圖書館都靠官方政府來推動，效果不好，絲毫不意外。其實，中國人對於知識，對讀書人，都十分尊敬，可是他們自己就是缺少求知的慾望，生存的環境沒有逼迫他們產生強烈的知識需求。這應該是中國圖書館發展不理想的關鍵所在，歷史的根源，也就是在此。書中著者在頁120及124有兩張表，內容上有些是還可以討論，其實這些年來，兩岸都已有中國圖書館史方面的著作出版，可以參考。

第四篇圖書館學知識論，共有五章：一般「認知論」、包伯與布魯克斯知識論、「紀錄世界」的知識觀、圖書館學知識論和結論。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來，著者在第一章裡介紹了「認知論」，第二章裡引述了英國哲學家包伯和當代資訊學家權威布魯克斯的學說。這其中引用了十分豐富的哲學範疇的資料，從基本處介紹了「認知論」和兩位學者的意見，在圖書館學的範疇裡，較不容易常接觸到。在「紀錄世界」的知識觀一章裡，認為「圖書館的生存邏輯在『資訊紀錄』的徵集、組織、整理、貯存、運用和推廣，它的一切工作與服務都是以『資訊紀錄』為導向。」(頁182)而紀錄的組成條件有三：訊息、「表達媒體」和載體。(頁182)接著著者又以「主觀」與「客觀」、包伯的三個世界討論形成書中所說的「紀錄世界」。至於圖書館學的知識論一章，著者以「個體資訊」分成「前知識論」與「後知識論」兩個層次，再進一步組織完成「主題知識」。著者認為：

「這個主題，便是我們稱的知識。圖書館歷經數千年而仍屹立不衰，主要原因便是它有組織知識的特殊能力。這種能力代表著圖書館固有的文化。」(頁 192) 在知識組織模式方面，著者以為「『主題知識』，是只根據統一的編目分類法則，將同屬性的圖書編組在一起，而成的知識。我們認為『知識必有知的主題』，否則，它便不是知識，只能算是普通的常識。」(頁 192) 這一點應也有討論的空間。首先，我們前面曾經提過，很高興著者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研究有關圖書館一切事務的專門學科(頁 10)，當然我們不了解著者所稱「事務」的範疇，一般說來，事務應該是著者指的「圖書館的生存邏輯在『資訊紀錄』的徵集、組織、整理、貯存、運用和推廣，它的一切工作與服務都是以『資訊紀錄』為導向」。(頁 182) 如今，在討論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之時，卻把內容向前提到早幾個層次的範疇，恐怕會失去焦點。還有，前面都是以『資訊紀錄』為中心，後文卻演變成以『資訊』為主體，這兩者之間是有其差距的。再說，圖書館確實都是以『資訊紀錄』為工作的對象，但是「資訊紀錄」的組織，應該也不等於「資訊」的組織。何況，「資訊」無影無形，如何組織？真的組織「資訊」，是圖書館員能做的事情嗎？我們是將紀錄同一主題的資訊的載體整理聚合在一起，方便需求者尋求，也恐怕絕不等於資訊的組織。工作主體有別，工作內涵不同，似應有所區隔。

第五篇是圖書館學資訊基礎，有六章：甚麼是「語意資訊」？「意義」流失的意義、奇特的「漢語資訊」、「漢語資訊」的特性、有關「語意資訊」的幾個問題和結論。第一章在介紹「語意資訊」的涵義，並說明其具有的三點特質。第二章「語意資訊」的「意義」會流失，「是一種可以減少，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或避免的現象和事實。」(頁 217) 第三、四兩章特別介紹「漢語資訊」。第五章有關「語意資訊」的幾個問題，從「語意資訊」過多的煩惱，說到館藏發展的基本導向，最後談到「語意資訊」的老化等三個問題。

第六章是結論。書中所討論的「語意資訊」的一些問題，都是十分重要的論證。圖書館員能夠對這一部份有了基本的瞭解，工作起來應該是有很大大助益的。可惜的一點，是這些恐怕不是圖書館學理論的基礎，圖書館學的研究工作者，如果要把研究的範圍拉大到這樣規模，是不是合適？我們說是不是合適，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說的。首先，進行這些主題的研究，我們要接受怎樣的基礎訓練，

圖書館學校的課程如何面對此一情勢的轉變？其次，圖書館學的理論，如果真的「圍繞著圖書館事務」的話，圖書館雖然是傳遞資訊的，但是我們的工作，「是提供並協助讀者獲得所需的『資訊紀錄』」。 (頁 100) 說得更清楚一點，圖書館員是介乎知識與資訊和需求者之間的仲介者，我們的責任，就是將適當的知識與資訊，提供給有適當需求的服務對象。我們的最高工作境界，是否能做到真的很「適當」。怎樣才是「適當」？就只有靠我們能充份瞭解服務對象的真正需求，和熟悉每一件「資訊紀錄」的內容，這樣我們才能做好一個「仲介者」。

至於「語意資訊」的問題，「意義」流失的問題，那是知識與資訊當初形成甚至後來記錄的時候，所要講求的。還有需求者在尋求知識和資訊的過程中，所要留心的。圖書館員對於這些，恐怕是插不上手，無能為力的。所以，這些如果以之為圖書館學的相關學科，也許比當作理論基礎較為好一點點。至於「語意資訊」和圖書館館藏發展之間，確實可以思考一下其中的關係，這尤其是跟圖書館事務有關的問題。多一些思考，好一點規劃，圖書館館藏的發展，自然會更理想。

第六篇圖書館通訊基礎，共有五章：「通訊」的意義、一般通訊理論、圖書館通訊系統、圖書館與「熵」和結論。第一章通訊的意義，談甚麼是「訊」？甚麼是通訊？通訊的方式，語意資訊的層次和資訊的真實度。第二章一般通訊理論，介紹通訊模式、直線單向通訊模式和直線多向通訊模式。第三章圖書館通訊系統，說明了訊息源、表達媒體和「語意資訊」的通訊系統。第四章為圖書館與「熵」，重點在「語意資訊」與「熵」、「語意重複」、圖書館學與「熵」和結論。

這一篇所述，實在都是最新的通訊方面的知識與理論，也都是圖書館員在工作中，所作所為背後所牽涉的一些新的思想與觀念，甚至可以說這些通訊方面的知識，直接影響到圖書館工作任務的完成。因此，我們說通訊實在是跟圖書館學的關係十分密切，沒有人能說不對。可是，通訊這一部份的研究，是不是就要列為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我們還是有一點遲疑。因為，通訊在現代社會裡應用甚廣，自然不僅限於圖書館方面，以圖書館學的角度研究通訊，恐怕難以涵蓋通訊的全部。再說，圖書館傳遞知識與資訊，是將一些已經紀錄完成的知識與資訊，蒐集來，整理好，公開地呈現在需求者面前，供給需求者「自由」獲取，圖書館員在這一段工作過程之中，只是扮演「仲介」的推薦工作，其他的不能做，也不

該做。和通訊的整個範圍，似乎還不那麼密切，留給通訊專家去努力，說不定更合適。

不過，反過來說，圖書館員應該好好瞭解一下通訊，倒是不容爭辯的。尤其是第四章所討論的，正是目前圖書館發展中所遭遇的困難之一，值得好好閱讀一番。另外，最新的通訊技術，確是目前在圖書館的發展之中應用得很多很廣的，特別是過去圖書館有很多僅是理想，而事實上無法實現的，今天由於通訊技術的進步，都一一的輕而易舉地做到了，使圖書館員十分感謝通訊界所作的貢獻，圖書館員當然更應該好好學習，改進我們的工作技術，以求增進我們的工作效果。

第七篇「新經濟」與未來圖書館發展，全篇有三章：資訊經濟、數位化世界與未來圖書館和結論。著者應該是以為本書作結論的心情來描述圖書館的未來。第一章以「在這個『電腦密集』的新經濟環境裡，『基本經濟資源已不再是資本，或自然資源，或勞工，而是知識。』這就是說，必須的生產元素已從『人多好種田』轉向了『知識為先』。學者們稱這個以電腦為中心的新經濟環境為『資訊經濟』。」（頁 341）第二章數位化資訊世界與未來圖書館，則認為資訊數位化以後，圖書館未來的發展，會有很多的改變。從三角到二點，（頁 351）資訊、知識、圖書館，（頁 354）「會飛的圖書館」，（頁 357）網際網路。（頁 362）

的確，過去知識和資訊紀錄所使用的載體，雖曾多有改變，而每次改變也都造成圖書館工作方式的調整與適應。可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資訊數位化以後所需要作出的調整與適應，是如此地重大，而且嚴重到讓圖書館員們幾乎亂了腳步，失去分寸。很高興，我們在何先生的這本書裡，雖在強調了圖書館在資訊數位化以後，圖書館會有很多改變，不過仍然堅持圖書館員的存在，是有足夠的合理的。這一點證明了一位研究圖書館學理論的人，能看清楚圖書館的真正專業，瞭解了圖書館的存在價值，傳播知識與資訊，堅定不移，可敬可佩！

我個人對這本鉅著雖有些許的不同意見，但總的來說，我是非常肯定的。我的不同意見，歸納起來也只有一點，那就是圖書館學的理论基礎，到底包括那些範圍？怕拉得太大了，研究的火力不能集中，又牽連著一些雖然跟圖書館學關係密切，卻未見得是圖書館學本身的學科，反使基礎的建立未能集中力量，不能使之更加堅實而已。這樣一本書的出版，是圖書館學界的一件大事，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該仔細地閱讀，認真地思考書中所陳述的一些觀念和理論，因為這本書真

Book Review:
James K.K. Ho /
*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Ho-sheng Lu

Abstract

For many years Taiwan's library community has hoped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system for library science, thereby giving library science "respectabl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s many people doubt whether library science represents a true academic subject. However,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base, one must be extremely careful to hold to the scope of a "foundation," by neither surpassing nor failing to meet its strict boundaries. In other words, what does the scope of foundation of theories on library science encompass? One fears that this could be stretched too far and lack focus by incorporating field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but not necessarily strictly belonging to, library science. This would weaken this foundation's focus and make it less solid.

Keywords (關鍵詞): Book Review ; James K.K. Ho ; The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書評 ; 何光國 ; 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Ho-sheng Lu :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